

# 心扉爲你開

冷瑩

葉怡馨點頭，一顆心跳得更劇烈，彷彿要從口中跳出來一樣。  
 「這附近有咖啡館嗎？」  
 「有，在對面的街角有家小咖啡館。」  
 「那我們到那裡坐一下。」  
 兩人遂相偕到街頭轉角那家小咖啡館。黃麗玉挑個靠窗的位子，抬頭仰望對街一棟辦公大樓。  
 葉怡馨見狀，輕聲地問：「要不要叫迦南出來和您見面？」  
 黃麗玉轉過臉搖頭笑笑。「不用了，待會我就要搭飛機去日本，等我返程時，再來和我的五個乖孩子好好地聚聚。」話鋒一轉，笑問：「你和迦南是怎麼認識的？」  
 葉怡馨被問得粉臉生霞，娓娓道出和宋迦南結識的經過，當然將吳淑娟幫忙倒追的那部分略去不說。  
 閱歷豐富的黃麗玉聽了之後，大概也猜得出其中一些細節。以她對宋迦南的瞭解，明白他是不可能給女孩子這麼多機會，會成就這段戀情，可見葉怡馨這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。  
 黃麗玉聽後莞爾而笑：「你很聰明，也

有耐心，更兼具智能，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女孩。迦南能遇到你，也許是上蒼垂憐了他。」接著深歎一口氣：「你知道他過去的一切嗎？」  
 葉怡馨輕點頭。  
 黃麗玉面露微笑，語出驚人：「我就是十年前那個對他叫價千萬，買他一夜的大富婆。」  
 葉怡馨驚得伸手掩口，以防驚叫出聲，睜大一雙美目直視著黃麗玉。  
 「你覺得很驚訝？」  
 葉怡馨只是點頭。  
 黃麗玉點頭。「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。」  
 葉怡馨此刻已不若剛才驚訝，本能地就問：「爲什麼？」  
 黃麗玉淺淺地一笑，端起香濃咖啡輕啜一口。「其實十年前發生那件事之前，我已和迦南兄妹談妥妥收養的事，祇等著迦南辭去酒店的工作，然後帶著弟妹過平靜的日子。哪知，就在他辭職前一天，竟發生了那件事！當時那些人祇顧拚命喊價，完全不顧佇立一旁、眼角噙著淚水的他內心是如何感

# 犬神家

橫溝正史

聞言，幸吉很快便點點頭。  
 竹子則一臉迷惘地說：  
 「這可奇了，小夜子自從那天跟大家一塊兒回來之後，就再也沒走出家門一步，那麼，她會在哪裡撿到這顆鈕扣呢？」  
 「讓我看一直扣子。」  
 金田一耕助從竹子手中接過那個紙包，開始仔細看著那顆鈕扣。  
 那是一顆在黃金做成的菊花台座上鑲鑽的扣子，祇見台座上有一個小黑點，看起來很像血跡。  
 「梅子夫人，這顆扣子的確是佐智襯衫上的鈕扣嗎？」  
 梅子無言地點點頭。  
 「這種扣子有沒有備份？」  
 「沒有，這種扣子當初祇做五顆，沒有其他的了。」  
 「這麼說來，這的確是佐智遇害當天襯衫上掉下來的扣子了。竹子夫人，這顆扣子可不可以暫時由我來保管？我想拜託署長調一下。」  
 「好的，請拿去。」  
 金田一耕助於是非常小心地用紙巾包起來。這時，橘署長也趕來了。  
 「啊！金田一先生，你在這兒啊？」  
 橘署長一來金田一耕助身邊，便旁若無人地說道：  
 「先前我們都認爲若是再發生命案，兇手勢必會使用斧頭，可是這回咱們都兇手擺了一道，原來佐清跟佐智一樣，都是被繩子之類的東西勒死的。兇手好像勒死佐清之後，才把他從遠望台上扔下去……」  
 金田一耕助等橘署長說完，才慢慢搖搖頭。  
 「不，署長，這就夠了，兇手還是用斧頭殺了他。」  
 橘署長不解地皺著眉。  
 「可是，金田一先生，屍體上並沒有任何傷痕啊！」  
 「署長，佐清的屍體是倒立的……」  
 金田一耕助說著，拿出隨身小手冊在某一頁上寫下佐清的名字——佐清（YoKikusū）。  
 「由於屍體倒立，所以應該倒過來念，成爲『佐清』；其次，佐清的上半身又沒水裡……」  
 當金田一耕助用鋼筆塗去佐清四個片假名中的最後兩個字時，紙上就祇剩下『佐清』兩字了。（這兩字與『斧』的日語發音很接近。）  
 橘署長大吃一驚，不敢置信地瞪著金田一耕助。  
 「金田一先生！這……這……」  
 他呼吸非常急促，好一會兒都說不出話來。  
 「署長，這不過是個故弄玄虛的謎罷了，兇手故意以被害人的身體暗示斧頭。」  
 說罷，金田一耕助便發出瘆人的笑聲，那笑聲聽起來非常歇斯底裡。  
 這時，白色冰屑也從厚厚的雲層中緩緩飄下。看來，今年果真提早下雪了。  
 第十六章 命運多舛的女子 意外的訪客 (一〇七)

# 病毒

蔡駿

「夠了，我也是人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從一開始，我知道這案子，看到那些死者的資料，進入古墓幽魂的網站，去東陵，調查那些檔案和資料，這些事情，每一分鐘，我都是在極度恐懼中度過的。你不會理解的，我總是在表面上裝出一付胸有成竹的樣子，其實，我的心理比你還脆弱。」  
 「我要依靠你。」  
 「聽著，每個人都有權利害怕。」他抬起頭看著我，一字一頓地說著，他睜大著眼睛，額頭冒著汗，那一副表情我從來沒見過，我心中突然有些隱隱的恐懼，他會不會也——  
 葉蕭繼續說：「現在，我心理最後的防線終於崩潰了，我已經失去任何希望了，我想活下去，活下去，從一開始，我所謂的調查就是我的自作主張，現在是該退出的時候了。」  
 「你真的變了很多，我記得過去我們小的時候，你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叫害怕。」  
 「是的，我變了許多。你一定要知道原因嗎？」  
 「如果你願意告訴我。」  
 「那是惡夢，我不敢回憶的惡夢。我在北京讀公安大學的時候，我談過一個女朋友，是我的大學同學。我們談得很好，在一起很開心，後來，我們畢業以前，去雲南實習，跟著雲南的一個緝毒隊，我和我的女朋友也在一起，在一次緝毒行動中，不幸出現了意外，販毒分子的力量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，我的女朋友被他們扣留了。幾天以後，我發現了我的女朋友的屍首。簡直慘不忍睹，她被他們輪姦了，渾身上下到處都是被注射的針孔，他們給她注射了大量的海洛英，她是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去的。當時在現場我逮捕了其中的一個毒販，我把他拷了起來，用槍指著他的腦袋，我的女朋友的屍首就躺在我身邊，我非常憤怒，我恨那些傢伙，恨到了極點，當時我祇有一個念頭，報仇，爲她報仇。我差點就扳動扳機了，子彈將從槍口射出，把那個混蛋的腦袋給打出來，但是，在扳動扳機前的一瞬，我想到了——如果我開槍，那麼我就違反了紀律，甚至違反了法律，因爲他已經被抓住了，沒有反抗，我不能打死他。那個瞬間，我更加痛苦，我在報仇與執行公務間選擇著，我真的非常想看到那傢伙腦袋迸裂的樣子，因爲我的女朋友，我所深深愛著的人死得太慘了。」  
 最後，我沒有開槍，我放下了槍，把他押回了警局。後來，我總是給自已找許多理由，總是我自安慰說自己違紀守法，其實我知道這些全是假的，我是因爲害怕，我害怕，我害怕看到殺人，我害怕我被開除出公安，儘管我有報仇的衝動，但這種強烈的衝動在我的害怕面前居然一點作用都沒有了。我害怕，真的害怕，也許在骨子裡，我真的是個膽小鬼。所以，後來我沒有參加刑警，而是在信息中心搞電腦，我再也沒有碰過槍。」  
 (八十三)



「你覺得好，保姆換你做！」這些人，真的是喝水的不知挑水的苦。  
 湛海鵬倒是一副無所謂的模樣，「無妨，你搬回家住，我和雲飛搬進來。」他眉頭深深皺起，「扯什麼淡。」  
 「提醒你，老爸知道你住這裡，也知道婷婷的事了。」  
 湛海鵬的嘻皮笑臉令湛見弘心頭一驚，這還得了！他忙問：「結果呢？老爹怎麼反應？」  
 「繼續叫你回家相親嘍！」湛海鵬一派的清閑狀。當然嘍！天塌下來有兒長頂著嘛！怕什麼？」  
 「媽的！」他氣得大拍桌子。  
 「阿弘，不可以說髒話。」左婷婷責備的眼光和話語同時接近他。「你這樣會對Candy有不良影響。」  
 哇咧！  
 「影響你個頭，它聽不聽得懂人話都還值得懷疑，會有個鬼影響。鬼婷婷叫你的笨狗別出現在我眼前，否則我把它賣進香肉店去！」他氣得破口大罵，完全沒了風度。  
 Candy的眼神彷彿在告訴他，我聽得懂，我聽得懂；它的腳不斷地朝湛見弘身上勾去以示好。  
 湛見弘一楞，一時之間竟無法接受這麼容易就得到狗的善意。「真是什麼人養什麼狗！」他唾罵。  
 一人一狗還以爲這句話叫做稱讚，高興得在一旁跳呀跳的。湛見弘支著頭歎息。  
 唉！該如何說才好？原來笨到最高點不僅是一種幸福，更是一種Fashion！人和狗一樣笨，也是好的。  
 湛海鵬以一種莫測高深的表情暗示他，「老二，其實婷婷很不錯那！」  
 「什麼意思？」他突然冷靜細想。  
 湛海鵬無所謂的聳聳肩，「就是你聽見的意思。其實就我所知，婷婷當初負氣

離家的原因和你是一樣的。」  
 「噢？」這倒令人訝異了。  
 「所以呢！我倒覺得你們不失爲一對盟友，可以並肩作戰。」  
 他很謹慎地再問：「你的意思是，婷婷也是爲了躲相親才住到外面來的？」  
 「嗯！」湛海鵬祇答點頭。  
 「這倒稀奇了，看不出婷婷有這種骨氣！」真教他刮目相看。  
 「老二，相信我，和婷婷那一家子比起來，老爹對你的手段根本不算什麼，要相親帶個左婷婷去，包準你絕沒有成功的勝算。」  
 這倒是真的！  
 他非常相信左婷婷那天賦異稟的絕佳破壞力，真正是無人能及。  
 左婷婷展現無人能及的絕佳破壞力的這一天很快就來到了，速度之快令湛見弘懷疑是否有人內神通外鬼；首當沖的嫌疑犯除了湛海鵬之外不做第二人想。  
 走進這家會員制的俱樂部左婷婷大開眼界，她寸步不離的拉著湛見弘，生怕自己萬一走丟了就會被傳者給「請出門」。  
 「阿弘，我們真的要在這等地方吃飯啊？」雖然湛見弘早跟她說得很清楚了，但她就是有些飄飄然不敢相信。（三十二）

# 金屋藏弓

方子衿

許笑道：「好計，好計。」道：「想此便是藍橋路了。」隨往樓上一看，見有板木許多，皆造屋所餘之物，指謂秋鴻曰：「偷花之物盡多，且小姐房中還有女使否？」秋鴻自：「雖有幾人，晚間都不在房中歇的。況且樓前面，便是小姐臥樓，不往樓下經過，愁他怎麼。」許立見說，喜不自勝，起身閉上樓門道：「今日致誠謝媒了。」把秋鴻捧過臉兒親嘴，秋鴻笑道：「人間樂事都被你佔了。」脫衣相就，便自分其股，以牝就之，任生所爲，生細看秋鴻，淡妝弱態，香乳纖腰，粉頸朱唇，春灣雪股，事事可人，無一不快人意者，此乃婢中翹楚。一時魄蕩魂迷，盡情而弄。秋鴻已去要去，許立放起，見他含笑，倩即整鬢，態有餘妍，十分可意。道：「晚間之約仗你玉成。」秋鴻首肯，開門送至園外，方自上樓。細想其情，得意之極。  
 不覺樓頭鼓響，寺鐘鳴，正是人約黃昏之際。許玄把木頭兒放於窗檻之上，一步步推將過去。那邊秋鴻早把手來接了，放得停停喘喘。又取一株，依法而行。把兩塊板架放木上，走到桌上，一步步走上板來，如趨平地。三腳兩步，走過了樓。即忙把板木取了過來，閉了樓窗。許玄感秋鴻爲他著力，黑地捧住要和他雲雨。  
 秋鴻說：「此時還有這樣工夫！還不早去。」一把扯了許玄，竟至前樓。見蓉娘在於燈前，身穿異彩艷服向爐內添香。生近前見禮，二人坐下，秋鴻擺上一桌酒餚道：「夫妻二人吃個合盃兒。」  
 蓉娘顧秋鴻曰：「母親睡未？」道：「睡久了。」蓉娘說：「此身既已與君，生則同食，死則同穴。況夢中之誓已自分明，不必言矣。但老母執滯不通，萬一私許他人，只可以死謝君耳。」許亦曰：「但願魚水百年。忽然言及令堂處，待我今秋倘得個僥倖，自然允當。倘落孫山之外，亦當再處，決不負負初心。望毋多慮。」蓉娘曰：「昨日早開，樓室緊閉，我往窺二次，皆然。你何事不開？」  
 許玄曰：「昨日因縣尊相喚去見他，談了一會，所以不在那。」「知縣請你做什麼？」許玄曰：「宗師發牌科考，承縣尊意思，將我名字造冊送府，不須縣考，故此喚我面請，做個情兒。」  
 蓉娘曰：「或者他取入簾做了房考。你或者落在他房中，中了便是嫡親座主了。」許玄說：「他已聘四川分考，目今將次起身了。」閒話之間，不覺二鼓。秋鴻道：「你二人睡罷。夜好短哩。」  
 (九十九)

**Global Green** 長城保險  
 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  
 314-395-6002

代理衆多保險公司，  
 我們幫您比價，  
 尋求最優費率！

Perry Li 李光文  
 (636) 579 1888

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 
 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 
 人壽保險

9666 Olive Blvd., Suite 203, Olivette, MO 63132  
 Tel: (314)395 6002 Fax: (314)395 0898

**聖路易新聞**  
 St. Louis Chinese Journal

**廣告、新聞請洽**

➡ www.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  
 ➡ E-mail: ad-slcj@slcjmail.com

**Tel:314-991-3747 Fax:314-991-2554**